



輟

耕

錄

其

5  
3  
7





增  
門 3  
號 7  
卷

輟耕錄卷第二十三

書畫標軸

唐貞觀開元間人主崇尚文雅其書畫皆用紫龍鳳紉綾為表綠文紋綾為裏紫檀雲花杵頭軸白檀通身柿心軸此外又有青赤琉璃二等軸牙籤錦帶太和間王涯自鹽鐵據相印家既羨於財始用金玉為軸其露之變人皆剝剔無遺南唐則標以迴鸞墨錦籤以潢紙宋御府所藏青紫太綾為標文錦為帶玉及水晶檀香為軸靖康之變民間多有得者高宗渡江後和議既成權塲購求為多裝褫之法已具名畫記





及紹興定式茲更不贅姑以所聞見者使賞鑒之士  
有考焉

錦標

克絲作樓閣

克絲作龍水

克絲作百花攢龍

克絲作龍鳳

紫寶階地

紫大花

五色簾文

俗呼山和尚

紫小滴珠方勝鸞鵲

青綠簾文

俗呼閣婆又曰蛇皮

紫鸞鵲

一等紫地紫鸞鵲一等白地紫鸞鵲

紫百花龍

紫龜紋

紫珠燄

紫曲水

俗呼落花流水

紫湯荷花

紅霞雲鸞

黃霞雲鸞

俗呼絳霄其名甚雅

青樓閣

閣又作臺

青大落花

紫滴珠龍團

青櫻桃

皂方團白花

褐方團白花

方勝盤象

毬路

衲

柿紅龜背

樗蒲

宜男

寶照

龜蓮

天下樂

練鵲

方勝練鵲

綬帶

瑞草

八花暈

銀鈎暈

紅細花盤鵲

翠色獅子

盤毬

水藻戲魚



紅徧地雜花

紅徧地翔鸞

紅徧地芙蓉

紅七寶金龍

倒仙牡丹

白蛇龜紋

黃地碧牡丹方勝

皂木

綾引首及託裏

碧鸞

白鸞

皂鸞

皂大花

碧花

姜牙

雲鸞

樗蒲

大花

雜花

盤鴟

濤頭水波紋

仙紋

重蓮

雙鴈

方棋

龜子

方轂紋

鴻鵠

棗花

鑑花

疊勝

白毛 遼國

回文 金國

白鷺

花 並高麗國

暉卷紙

高麗

蠲

夾背蠲

揩光

軸

出等白玉碾龍簪頂 或碾花

白玉平頂

瑪瑙 漿水紅

金星石

珊瑚

水晶

蠟沉香

古玉



象牙

犀角

軸桿

檀香木

匣

螺鈿 宋高宗內府皆鈿匣

爐鳴

至元庚寅冬江浙行省官立相哥沙不丁輩德政碑穹窿莫比持闕坐石時趙若晦者素善諂媚因以楊和王墳域所有為言役入夫數千拖拽而至畢工之日是夜省堂中火爐鳴直至昧爽方休嗣是夜以為常

又梟鳴梁壓虎入城市越明年春相哥敗諸公俱罹奇禍豈非事有先兆與

田夫人

劉公復新為上都留守時有令史亢子春者值公退食偶與同列據案判事以戲遂為仇家發之公大怒責問罪狀枷項示眾及歸怒容未霽其夫人田氏問公何故不樂公語其故夫人曰此小節耳何足怒也即令人呼亢至請公為脫其枷且勞以酒云此丁盃與汝壓驚此一盃與汝慶喜男子大丈夫何所不至留守之位何患不到亢感謝而退不數年公卒而無子



止一女適田直長直長過卒女病雙瞽後亢官湖廣  
參政迎夫人母子歸沒齒敬養不怠公乃廉訪使劉  
廷幹之從祖父也

緊

大名王和卿滑稽挑達傳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蝴蝶  
蝶其大異常王賦醉中天小令云掙破莊周夢兩翅  
駕東風三百處名園一采一箇空難道風流種詭殺  
尋芳蜜蠶輕輕的飛動賣花人搨過橋東由是其名  
益著時有關漢卿者亦高才風流人也王常以譏諍  
加之關雖極意還答終不能勝王忽坐逝而鼻垂雙

公諷音鏗狂也又  
音劃諷然發覺

涕尺餘入皆歎駭關來弔言詢其由或對云此釋家  
所謂坐化也復問鼻懸何物又對云此玉筋也關云  
我道你不識不是玉筋是緊咸發一笑或戲關云你  
被王和卿輕侮半世死後方才還得一籌凡六畜勞  
傷則鼻中常流膿水謂之緊病又愛託人之短者亦  
謂之緊故云爾

金蓮盃

楊鐵崖耽好聲色每於筵間見歌兒舞女有纏足纖小  
者則脫其鞵載盃以行酒謂之金蓮盃予竊恠其可  
厭後讀張邦基墨莊漫錄載王深輔道雙鳧詩云時



時行地羅裙掩雙手更擎春漱灑傍人都道不須辭  
儘做十分能幾點春柔淺醜蒲萄暖和笑勸人教引  
滿洛塵忽浥不勝嬌刻蹈金蓮行款款觀此詩則老  
子之踈狂有自來矣

大佛頭

宋高宗朝錢唐喻氏出家為沙門名思淨建妙行院于  
北關接待供僧三百萬畫阿彌陀佛入于神妙楊侍  
郎傑贊為喻彌陀人從而稱之淨又於西湖之北鑄  
石為大佛頭父老相傳云此石乃秦始皇繫纜石蓋  
是時皆浙江耳初無西湖之名始皇將登會稽為風

浪所阻故泊舟此處

揚州白菜

揚州至正丙申丁酉間兵燹之餘城中屋址徧生白菜  
大者重十五斤小者亦不下八九斤有簪力人所負  
纔四五窠耳亦異哉

誦誕有配

天下之事未嘗無配雖誦詐誕妄之談亦有然者松江  
衛山齋有材譽時庸醫兒孫華孫頗知嗜學山齋因  
槩予之使得齊於士類山齋既死華孫忽謂人曰嘗  
夢天使持黃封小合授吾曰上帝有勅以衛山齋聲

併音柴等也  
車也類也



價昂汝吾受命謝恩而寤華孫才思極遲凡作一詩必數十日乃就則曰吾登溷偶得一聯或又曰枕上得此故人戲贈以詩有浪得詩名索價高及山齋聲價黃封合之句陸居仁每謂人曰吾讀書至得意時見慶雲一朵現家人皆不能覩又一日讀詩集傳有不安處思所以易之忽若夢寐中見尼父拱立於前而呼吾字曰陸宅之朱熹誤矣汝說是也偶與友人之黠者言及此友人曰足下得非稟受素弱乎曰何爲曰吾見足下眼目眊眩又夢寐顛倒故知其然也居仁慚赧不復辨客來談及拊几大笑命筆識之

檢田吏

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毳瘦如鬼曉來扶向官道傍哀告行人乞錢米時予奉檄離江城邂逅一見憐其貧倒囊贈與五升米試問何故爲窮民老翁答言聽我語我是東鄉李福五我家無本爲經商只種官田三十畝延祐七年三月初賣衣買得犁與鋤朝耕暮耘受辛苦要還私債輸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絕無潮又竭欲求一點半點水却比農夫眼中血滔滔黃浦如溝渠農家爭水如爭珠數車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塗官司八月受災狀我恐徵糧喫官



棒相隨隣里去告災十石官糧望全放當年隔岸分  
 告凶高田盡荒低田豐縣官不見高田旱將謂亦與  
 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逼我將田都首伏只因真  
 我不肯首却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開旱倉王首  
 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女阿惜逼我嫁賣陪官糧阿  
 孫賣與運糧戶即日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笄  
 嫁向湖州山裏去我今年已七十奇饑無口食寒無  
 衣東求西乞度殘喘無因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腮  
 邊淚我忽驚慚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  
 檢田吏此袁介踏災行也足可以為民牧不恤民瘼

者之歡介字可潛嘗掾松江蓋能以儒術飾吏事者  
 因載之

玉鹿盧

霍清甫治書云考古圖載古衣服今有玉轆轤玉具劍  
 古樂府曰腰間轆轤劍此器以瑯然之璞既解為環  
 中復為轉關而上下之隙僅通絲髮作宛轉其間今  
 之名玉土者往往嘆其所未親按漢雋不疑帶糧同  
 具劍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并轆轤形上刻木作  
 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太劍末首其狀如此前  
 說乃宋李公麟之所紀也余昔宦遊錢唐因識吳和



之者性慧巧博物收一轆轤玉青色形如呂字環口  
中間轆轤旋轉無分毫縫罅形色極古人皆以為鬼  
工因土漬用白梅熬水煮之良久脫開詳視竅中有  
雙玉軸在焉中嵌一物形若牛筋意度必是當間煮  
之胖脹撐塞雙軸入竅關住所以宛轉無礙年深腐  
敗縮瘦因而煮脫試用乾牛筋搥實置軸兩間對勘  
孔竅以線縛定煮之少時雙軸果湧入竅中須臾取  
出依前動轉不脫後余亦收一小者狀若旋環製作  
大約相似後因損折轉軸中亦有一物形似翎楠想  
亦同一關捩其玉具劍自三代有之今止以兩漢為

始至於宋朝且千餘年未有能窮其轆轤底蘊今偶  
以煮脫乃得其機軸亦云奇矣

猴盜

夏雪簑云嘗見優人杜生彥明說向自江西回至韶州  
寓宿旅邸邸先有客曰相公者居焉刺繡衣服琢玉  
帽頂而僅皮履生惑其酒肴延款問以姓名履歷客  
具答甚悉初不知其為盜也次日客酬讌邀至其室  
見柱上鎖一小猴形神精狡既而縱使周旋席間忽  
奮語遣之俄捧一楪至復番語詈之即易一碗至生  
驚異詢其故客曰某有婢得子彌月而亡時此猴生



旬有五，日其母斃於獵犬，終日叫號，可憐。因令此婢就乳之，及長成，遂能隨人指使，兼解番語。耳生別後，至清州，留吳同知處，忽報客有携一猴入城者。吳語至云：此人乃江湖巨盜，凡至人家，窺見房室路徑，并藏蓄所在，至夜使猴入內偷竊，彼則在外應接。吾必奪此猴為人除害也。明日客謂吳，吳款以飯，需其猴。初甚拒，吳曰：「否則就此斷其首，客不得也。」允許。吳酬白金十兩，臨去番語囑猴適譯史，聞得來告。吳曰：「客教猴云：汝若不飲不食，彼必解爾縛，可亟逃來。我只任十里外小寺中伺也。」吳未之信。至晚試與之果核。

水食之類皆不食，急使人覘之。此客果未行歸，報引猴搥殺之。

盜有道

後至元間，盜入浙省丞相府。是夕月色微明，相於紗帷中窺見之美髭髯，身長七尺餘，時一侍姬亦見之，大呼有賊，相急止之，曰：「此相府何賊敢來，蓋虞其有所傷犯故也。」縱其自取七寶繫腰，金玉器皿席捲而去。翼且責令有司官兵肖形掩捕，刻期獲解，沿門搜索，終不可得。越明年，纔於紹興諸暨州敗露，掠問其情，乃云：初至杭，寓相府之東，相去三十餘家，是夜自外



大醉歸倒于門外主人扶掖登樓而卧須臾嘔吐狼籍滿地至丁更開樓窓綠房簷進府內脚履尺餘木級面帶優人假髯既得物直携至江頭置於白塔上復回寓所侵晨邏者至察其人酒尚未醒酣睡正熟且身材侏儒畧無髭鬚竟不之疑數日後方携所盜物抵浙東因此被擒盜亦有道其斯之謂歟

預知改元

省掾李孟容度為余言元統間在都門見一全真先生年五十餘相貌魁偉嘗坐省東茶肆中所言輒有驗因訪其寓所乃在五門外第二橋民家遂以出處叩

之全真曰汝仕不在北方且宜南歸四十後方可食祿臨別偶問及時事全真曰此後當改至元至元後改至貞天下亂矣僕曰國初已有至元全真曰汝第識之僕南還至關河聞改至元心益信之及改至正則知貞者正也四十後方補饒州府史夫全真之言如燭照數計特不知果何術也豈非至人者乎

醉太平小令

堂堂大元姦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喫入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愚賢哀哉可憐右醉太平小令一闕不知



誰所造自京師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古人多取里巷之歌謠者以其有關於世教也今此數語切中時病故錄之以俟采民風者焉

譏省臺

集慶失守行御史臺移置紹興路前御史大夫納璘再任時浙省丞相達失帖木兒得便宜行事民間頗言其貪後又以大夫子安安判行樞密院護臺治大夫之政一聽決於院判有人作詩云舊省新丞相新臺舊大夫大夫聽子語丞相愛金珠又有人大書于臺之門曰包直賄賂尚公行天下承平德未能二十四

官徒懈鷹越主臺上望金陵

造物有報復

會稽陳思可唐云至正丙申御史大夫納璘開行臺于紹興于時慶元慈溪則有縣尹陳文昭本路餘姚則有同知禿堅在城則有錄事達魯花赤邁里古思皆總制團結民義者納璘之子安安以三人為不易制思有以去之乃先給召禿堅至拘留寶林寺夜半率臺軍擒殺之從而方國珍亦執陳文昭沈之海獨存邁里古思一人耳人皆以禿堅之死歸罪於邁里古思不能力救殊不知當時之執禿堅乃所以擒邁里



古思也執禿堅之謀出於潘子素子素亦為安安縊諸途執子素之謀出於辛敬所敬所艱關投張士誠客死平江僧舍及拜住哥代納璘為太夫又不能容邁里古思搗殺于其私第拜住哥以弟搨思監拜中書右相詔入朝既得罪兄弟誅戮家無噍類但未知安安死所耳靜而思之若有尸於冥冥之中者不知造物果如何也

鎖鎖

回紇野馬川有木曰鎖鎖燒之其火經年不滅且不作灰彼處婦女取根製帽入火不焚如火鼠布云

葉氏還金

葉公政字克明淮陰人行宣政院都事季實之子翰林直學士蟾心之從子也至正甲午公政以浙西幕史奉下顏平章檄轉餉鄂閩時丹陽富民東子章先與是役會飲于蕪志相合即以兄禮事公政未幾子章起赴沔泣別公政曰弟今濟大江涉重地兄言行篤信願以貲囊相託公政辭弗獲俾子章手緘而為謹藏之越兩月子章之友朱君讓率其奴來謁曰子章不幸入蓮臺湖遇盜死矣子章昔寄囊中亦有某物在間欲啓囊而請之公政曰汝寓物子章未嘗語我



子章已矣家固無恙也義必質諸其家明以付汝君讓以公政匿爲已有銜之去明年旣竣事還坐丹陽驛門要束朱二氏父子啓囊緘得鈔二百五十緡黃金五十兩銀三百兩珠八千枚衣帛有差歸之東氏餘鈔五十緡黃金五兩銀五十兩珠千枚有朱題封歸之朱氏盛具酒饌以謝辭之前翰林院編修膠西張復初嘉公政義爲作傳且稱公政幼知讀書嘗從平章克池之諸縣破蘭溪渠魁徐真一平蘄水寨司輜糧四年無纖芥譴何平章凡七薦中書不報人謂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天道豈獨遠耶江陰王逢詩曰

蘄春肥羊采石酒君爲玉昆我金友夜談接膝晝握手乾坤意氣同高厚霜風吹蘆客衣薄濕雲羈鴻飛漠漠蓬窓篝燈照囊橐嗟君遠行感君託蓮臺湖深浪泊銀鷓鴣杜若傷心神天生禍亂有今日誰謂交遊無故人葉郎還金何愧寶禹鈞

傅氏死義

傅氏紹興諸暨人年十八適同里章瑜瑜爲苛吏脅軍典期會迫死道上計至傅氏蒲伏抱屍歸號泣三日夜不忍入視屍有腐氣猶依屍呵哈曰冀甦旣入棺至嚙其棺成穴及葬投其身壙中母強挽以出制未



百曰毋欲欲志語聞遂大慟連日不食母囑侍婢謹視之閱數日給婢吾當浴若輩理沐具俟予既而失所在明白婢汲井見一足倒植井中乃傅氏也楊鐵史維禎嘗贊之曰余讀古節婦事至青綾臺及祝英氏以爲後無繼者世道降也久矣今瑜妻乃爾謂世降德薄者吾信歟夫婦倫與君臣等世之稱臣子者獨不能以瑜妻之義于夫者義其君歟噫

武官可笑

張氏據有平江日其部將左丞呂珍守紹興參軍陳庶子饒介之在張左右一日陳賦詩饒染翰題一統扇

以寄呂云後來江左英賢傳又是淮西保相家聞說錦袍酣戰罷不驚越女采荷花饒素負書名且詩語俊麗爲作者所稱呂俾人讀罷忽大怒曰吾爲主人守邊疆萬死鋒鏑間豈務愛女子而不驚之耶見則必殺之又元帥李其姓者杭州康子之圍解頗著功勞一士人投之以詩將有求焉其詩有黃金合鑄李將軍之句李大怒曰吾勞苦數年止是將軍今年纔得元帥乃復令我爲將軍耶命帳下策出之二事雖相傳以爲笑亦可因以爲戒云

鞠獄



吳人高伯厚云元統間某吏杭東北錄事一日有部民某甲與某乙鬪毆某甲之母勸解被某乙用木棒就腦後一擊仆地而死適某承該檢驗腦骨唇齒皆有重傷某乙招伏繫獄經二載遇赦以非謀殺合宥既得釋放來致謝因言與某甲鬪毆時其母來勸力牽其子之裾手脫仰跌自搯其腦昏絕在地隣里有剪刀挑母唇齒灌藥不甦乃死故腦唇有傷實未嘗持棒擊之也某問何為招伏某乙言倉皇之際惟恐善楚但欲招承償命弗暇計也隣里見我已招遂皆不復言矣吁今之鞠獄者不欲研窮磨究務在廣陳刑

具以張施厥威或有以衷曲告訴者輒便呵喝震怒畧不之恤從而吏隸輩奉承上意拷掠鍛鍊靡所不至其不置人於冤枉者鮮矣使聞伯厚之言寧不知懼乎

聖鐵

杭州張存幼患一目時稱張眼子忽遇巧匠為安一磁睛障蔽於上人皆不能辨其偽至元丙子後流寓泉州起家販舶越六年壬午回杭自言於蕃中獲聖鐵一塊厚闊僅及二寸作法撒沙布地鑿鐵於口刀刃不能傷其身後傳聞既廣有烏馬兒奉使來取試以



鐵納於羊口籠其首作法撒沙驗之劍果無所傷去  
鐵復揮應手首落遂就進呈

鬼爺爺

元統間杭州鹽倉宋監納者嘗客大都求功名不遂甚  
至窮窘然頗慎行止不敢非為遂出齊化門求一死  
所望見水潭將欲投入虛空中有鬼作人聲云宋某  
陽壽未終不可死也四顧一無所有於是默默而回  
中途拾得一紙帖云宋某可於吏部某令史下某典  
吏處習學書寫翼日物色之果得其人遂獲進步再  
得一帖云汝可求託某人謀請俸祿因依所言一舉

而成凡歷俸數拾月至於受勅命獲財寶取妻買妾  
生子育女為富家翁一皆陰冥所佑平昔却未嘗覩  
其形狀祇見一矮小影子而已但有所見即便祭獻  
稱名爺爺忽一日有二帖云我要葉子金一百八十  
兩索之甚急未免數數祭獻求免因問云爺爺要此  
何用一帖云我要去揚州天寧寺救佛也又一夕其  
妻臂上失去金釧金鐲急告之一帖云在汝第幾隻  
箱內權且付還又一日失去熟羊背皮一帖云我借  
用了明日當還次日一大綿羊自外走入如此等類  
甚多不可枚舉及宋受前職鬼亦隨到恐被竊其所



有乃令人請龍虎山求天師符命懸於所寓室內晨  
 興但見一樣四十道皆倒懸之莫可辨其真偽及禮  
 請功行法師驅治而壇內牌位顛倒錯亂弗能措手  
 而止又一日鹽倉印信不知所在告之哀切一帖云  
 在汝第四十幾隻箱內第幾箇匣子下開尋果有時  
 與張大使同寅將印寄於伊家一帖飛告云印信當  
 長官收掌若不送還一棒打碎汝頭也太使驚恐急  
 送還之後有一過路道人詣門偶以始末訴之道人  
 曰我當為汝遣之乃於桃樹上斫取朝向東南木枝  
 作一槌一槌便以槌釘東南隅地上囑云每月逢五

則擊五下當自絕也後果寂無影響竟不知何等鬼  
 也江陰陳範季模與宋交代所以極知其詳季模蓋  
 余友也

死護文廟

胡善字師善紹興諸暨人泰定進士胡一中高第第子  
 也至正乙未以憲僉趙公舉為松江儒學經師越明  
 年二月苗寇至欲燬孔子廟善坐經席罵寇寇怒殺  
 之廟得免於災先是善以死自許題詩于壁曰領檄  
 來司教臨危要致身及難死果不誣今校官貌其像  
 祀于先賢堂



輟耕錄卷第二十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輟耕錄卷第二十四

結交重氣義

國初張公可與李公仲方鮮于公伯機同仕于朝既而  
張除浙省郎中李除都事鮮于除浙東宣慰經歷胥  
會于杭驩甚李卒于官張移書鮮于曰仲方歿矣家  
貧子幼吾輩若不為之經紀則孤寡何所依也吾以  
一レ女許配其仲子矣公以為何如鮮于聞計哀祭成  
禮亦以一レ女許贅其長子即從善也後官至紹興推  
官仲子字復初官至淮安總管於此可見前輩結交  
重義氣不以貴賤貧富易其心誠可敬也張公官至



中書左丞

帝廷神獸

國朝每宴諸王大臣謂之太聚會是日盡出諸獸於萬歲山若虎豹熊象之屬一一列置訖然後獅子至身才短小絕類人家所蓄金毛猱狗諸獸見之畏懼俯伏不敢仰視氣之相壓也如此及各飼以雞鴨野味之類諸獸不免以爪按定用舌去其毛羽惟獅子則以掌擊而吹之毛羽紛然脫落有若燭洗者此其所以異於諸獸也古云獅子吼蓋不易於吼一吼則百獸為之辟易也

勾欄壓

至元壬寅夏松江府前勾欄隣唐顧百一者一夕夢攝入城隍廟中同被攝者約四十餘人皆責狀畫字時有沈氏子以搏銀為業亦夢與顧同鬱鬱不樂家人無以紓之勸入勾欄觀排戲獨顧以宵夢匪負不敢出門有女官奴習謳唱每聞勾欄鼓鳴則入是日入未幾棚屋拉然有聲眾驚散既而無恙復集焉不幾時棚貼壓顧走入抱其女不謂女已出矣遂斃於奠木之下死者凡四十二人內有二僧人二道士獨歌兒天生秀全家不損一人其死者皆碎首折脇斷



筋潰髓亦有被壓而幸免者見衣朱紫人指示其出  
不得出者亦曲為遮護云

鵠傳書

顏清甫曲阜人顏子四十八代孫嘗臥病其幼子偶彈  
得一鵠歸以供膳於梢翎間得書一緘書上題云  
家書付男郭禹開拆禹乃曲阜縣尹郭仲賢也蓋其  
父自真定寄至者時仲賢改授遠平縣尹去鵠未及  
知盤桓尋覓遂遇害清甫見之責其子便取木匣函  
鵠候病稍愈直抵神賢官所獻書與鵠且語其故仲  
賢感然曰畜此鵠已十七年矣凡有家書雖隔數千

里亦能傳致誠異禽也金左右瘞之以清甫長厚君  
子留之累日商及子弟出處仲賢告言長子國祥頗  
習儒業及仲賢知霍州召補州史貢山東廉訪奏差  
陞書吏後官至漢中兼訪使

待士鄙吝

嘉興林叔大鋪椽江浙行省時貪墨鄙吝然頗交接名  
流以沽美譽其於達官顯宦則剗素殺家品饌甚盛  
若士夫君子不過素湯餅而已一日延黃大癡作畫  
多士畢集而此品復出捫腹澗步譏謔交作叔大赧  
甚不敢仰視遂揖潘子素求題其畫子素即書一絕



句云阿翁作畫如說法信手拈來種種佳好水好山  
塗抹盡阿婆臉上不曾搽大癡笑謂曰好水好山言  
達官顯宦也阿婆臉不搽言素面也言未也子素復  
加下句云諸佛菩薩摩訶薩俱不解其意子素曰此  
謝語即僧家懺悔也開堂大笑而散叔大數日羞出  
見客人之鄙吝一至於此亦可憐已

陳公子

陳雲嶠相泗州人性豪宕結客其祖平章故宋制置即  
龍麟洲題琵琶亭以譏之者凡積金七屋不數年散  
盡嘗為待儀舍人館閣諸老朝省各公莫不折輩行

與交咸稱之曰公子其妻鏤大保女也恃富貴近戚  
偶以一言驕之遂終身不見嘗被命監鑄祭器于杭  
無錫倪元鎮慕其名來見之張燕湖山間羅設甚至  
酒終為別以千帖饋米百石雲嶠命從者移置近所  
舉巨觥引妓樂騶從者而前悉分散之顧倪曰吾在  
京時即熟爾各云南士之清者它無與此其所以章  
章者蓋以米沽之也請從今日絕交且罵諸嘗譽之  
者時張伯雨在坐不勝踟躕其豪氣類如此嘗雪中  
騎牛拜米南宮墓詩云少年不解事買駿輕千金何  
如小黃犢踏雪空山深小小雙牧童吹笛穿松林醉



拜南宮墓地下有知音言世上無知音也平日喜居錢唐好古有餘而治才不足又不樂小官怒驚宰相年逾六十不得志而死其異命時作偈云前身本是泗州僧

漢魏正閏

霍洽書云紫陽楊煥然先生讀通鑑至論漢魏正閏大不平之遂修漢書駁正其事因作詩云風煙慘淡駐三巴漢燼將燃蜀婦髮欲起溫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寇誰家後攻宋軍迴始見通鑑綱目其書乃寢順德劉道濟先生尤不平之脩書各三為亦見綱目闕而

不行中統改元陵川郝伯常先生使宋被留儀真執不得還就買書作續漢史既脫囊會同僚苟正甫諸公飲至數行忽長嘆曰某辛苦十餘年莫不被高頭巾輩已做了也皆對云不聞之至元丁亥予分臺江西購得蕭常續漢書全部因喟然曰惜乎郝君不及見此

剛卯

剛卯者按許慎說文效音改大剛鼎以逐鬼也玉篇開改剛卯大印以辟鬼也廣韻效改大開堅也王莽傳服虔注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十廣一寸



四分或<sub>用玉</sub>或<sub>用金</sub>或<sub>用桃著</sub>佩之<sub>又注</sub>當中央從穿作孔以<sub>綵絲</sub>其底刻其上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及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瘴莫我敢當又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國化伏茲靈及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使剛瘴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殺改者佩印也以正月卯日作故謂剛卯又謂之太堅以辟邪也金力之利者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sub>用金</sub>或<sub>用桃著</sub>筆帶佩之今有玉在者銘其下曰正月剛卯金力莽所鑄之錢也晉灼曰剛卯

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sub>綵絲</sub>其底如冠纓頭<sub>黠</sub>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及四方云云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故一作伏化茲靈及云云師古曰今往往於土中得玉剛卯者按太小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力也博謀卿士僉曰天人相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乃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大泉五十者為二品並行後漢輿服志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



侯及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三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滕貫白珠赤罽諸侯王以下以絲赤絲罽滕繇各如其印質刻書曰正月剛卯既決云云慎爾周伏化茲靈及同前凡六十六字前書注云正月剛卯作霍治書清甫云嘗於吳中得白玉剛嚴雙印四枚完其者二剛卯銘詞三十四字嚴卯銘詞三十二字其二字筆畫損缺剛卯無既央二字餘十字難辨嘗考王莽傳輿服志說文剛卯銘與說文及王莽傳同輿服志央為決嚴卯疾日為日疑志誤又順爾故化

伏與莽傳同說文作順爾國化伏輿服志作填爾周化伏未詳孰是其服用制度迥相引據亦不同後見徐容齋叅政藏剛卯一梁貢父尚書藏剛嚴二並係古玉篆體剛卯銘三十四字字畫亦損缺制度銘詞與前雙印大約不異續收嚴卯二一以玉為之一若琴瑟俗傳葛仙翁煉丹頭又名藥注于其文曰制曰嚴卯帝命莫忘日資唯是黑青白黃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使罔談莫我敢當與前嚴卯銘詞並差鮮于伯機經歷收一枚高彥敬尚書收一枚故並真楷書皆似近代制作未見所出偶得金陵學宮所刻黃山谷



先生辯剛卯遺蹟其說與前相同但云絲絲繩也音護古文無此字按五紐繩器也豈兔母也豈紉絲繩與兔母相類故同此音耶又馬永鄉嬾真子錄云漢人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銘其一面曰剛卯乃知今人立春或戴春勝亦古制也蓋剛者強也卯者劉也正月佩之尊國姓也與陳湯所謂強漢者同義

個儻好義

顧仲庸泰州人以財雄一鄉個儻好義有古豪俠風自奉甚薄而禮賢養士無虛日名公鉅儒多館其家張蛻菴承旨亦其人也仲庸與保定張文友交文友岷

縣尹秩滿僑居江陰一日暴卒時仲庸留京師友人以計告戒勿泄友詢其故曰文友賢而貧在六品選人中吾將與其子爲地即走告當路者曰張文友未疾病矣願致仕因代入狀中書遂獲以奉政大夫嘉定知州致仕既領宣命數月又代文友之子告廢尋注常州晉陵縣尉便其養母也其家悉無所知仲庸南歸遣人致賻莫奉宣勅以授其子聞者驚嘆仲庸行事類如此

道士壽由

會稽陽明洞天在秦望山後禹廟之西南云即古禹穴



越之勝境也諸峯環聳盤鬱空曲中有東嶽行祠及老子宮余嘗宿留其間一老道士者朱顏鶴髮延至其室室橫一空棺云已十餘年矣未能即棄浮世而入此匣也其後兵攻越城遊騎四出道士乃沐浴冠佩絕粒飲與眾永訣臥于其中七日不死軍至發棺擊之出兵退乃入城一病而卒向之棺不可得矣豈非分定歟

餽飽方

喬公仲山官吏部郎中好古博雅仍喜諧謔所交皆名人才士公家製餽飽得法常苦賓朋需索一日於每

客前先置一帖且戒云食畢展卷既而取視乃製造方法也大笑而散自後無復言矣

精塑佛像

劉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官至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秘書監卿元嘗為黃冠師事青州杞道錄傳其藝非一而獨長於塑至元七年世祖建大護國仁王寺嚴設梵天佛像特求奇工為之有以元薦者及被召又從阿尼哥國公學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為絕藝凡兩都各刹有塑土範金搏換為佛一出元之手天下無與比所謂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髻之已而去



其土髻帛儼然像也昔人嘗為之至元尤妙搏丸又曰脫活京師語如此

繆孝子

繆孝子倫字叔彝東平人侍父宦遊寓居錢唐至正十六年淮兵寇城執其父將殺之倫哀號乞免弗聽傾家貲以贖又弗聽乃自縛請代於是殺倫而釋其父甚哉賊之不仁也

趙孝子

趙孝子天爵字伯康平陽解州夏縣人嘗為吏多平反停行孝弟治家甚嚴三子皆頎然王立母喪廬墓三

年父繼喪又如之惟蔬食菜羹不飲酒食肉不與妻妾見有司以聞于朝旌表其門閭復其身

王義士

王義士天爵字仁傑亦夏縣人家饒於財有善行以粟貸人不圖重息年豐僅取十之二三稍饑但收其本大凶則皆已之鄉里不知字咸稱義士云每值生身之辰寢苦一月以報父母

木冰

朝廷於歲首例遣使祭嶽瀆至正乙巳翰林應奉李國鳳代祀嵩恒醫無閭抵汴路閉即城中望祭嵩嶽時



閏月下旬也二月十三日游相國寺池上群僧方聚觀從之仰視日旁一月一星月初弦者又十日雨禾冰狀如樓閣人物冠帶鳥獸舟木百態具備殆非不工高林大樹珠葆羽幢彌望不絕凡五日始解又十日復冰自汴至中灤皆然不一歲盜陷汴據之

龍湫獻靈

亦集乃路在西北方有山曰塞占山北多龍湫土人欲有所事則投之吉安道士劉學仙嘗至其地見有烹羔桐酪祠焉數皮而沈之祝曰神為我鞣而治之為期而去至期復祠之則得成章矣若有曰鬼工然不

可測也歸語於虞邵菴先生先生初以為誑及質諸其土人之在京師者則始信蓋其人習以為常不以為異耳

王一山

杭州屬邑有二巨室怙財挾勢虐害良善邑官貪墨莫敢誰何眾不可堪走訴憲府巨室逃匿憲使怒督責有司示罪賞揭大達且家至壁白隱藏者罪連坐首捕者賞萬緡其友人王一山者世業儒居湖山第一樓儔被於密期月不發隣家察知圖給賞錢告報於官官搜索得之併王逮繫囚見憲使使問云女知彼



所犯乎王曰知之女聞國有制乎曰知之女見揭示  
罪賞乎曰見之女奚不就利避害乎曰朋友顛連來  
奔乘其危以售之則名教中有所不容某誠弗忍為  
事覺連坐乃甘心焉使竦然曰君子所謂臨難毋苟  
免其人踐之矣真義士也若加以罪是吾政苛而刑  
濫民何以勸遂釋之使即許文正公子也

誤墮龍窟

徐彥璋云商人某海舶失風飄至山島匍匐登岸深夜  
昏黑偶墜入一穴其穴險峻不可攀緣比明穴中微  
有光見大蛇無數蟠結在內始甚懼久稍與之狎蛇

亦無吞噬意所苦飢渴不可當但見蛇時時砥石壁  
間小石絕不飲啗於是商人亦漫爾取小石嚙之頓  
忘飢渴一日聞雷聲隱隱蛇始伸展相繼騰升纔知  
其為神龍遂挽蛇尾得出附舟還家携所噉小石數  
十至京城示識者皆鴉鵲等寶石也乃信神龍之窟  
多異珍焉自此貨之致富彥璋親見商人道其始末  
如此

雞司晨有準

嘗至松江鍾山淨行菴見籠一雄雞置于殿之東簷請  
問其故寺僧云蓄此以司晨蓋十有餘年矣時刻不



奚余竊記張公文潛明道雜誌云雞能司晨見於經傳以為至論而未必然也或天寒雞嬾至將旦而未鳴或夜月出時隣雞悉鳴大抵有情之物自不能有常而或變也若然則張公之言非歟因舉似以詢其所以僧云司晨之雞必以童若壞其天真豈能有常哉蓋張公特未知此理故耳

黃道婆

閩廣多種木綿紡績為布名曰吉貝松江府東去五十里許名烏泥涇其地土田磽瘠民食不給因謀樹藝以資生業遂貢種於彼初無踏車椎弓之製率用手

剖去子線弦竹弧置按問振掉成劑厥功甚艱國初時有一嫗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做造捍彈紡織之具至於錯紗配色綜綫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織成被褥帶帽其上折枝團鳳棋局字樣粲然若寫人既受教競相作為轉貨他郡家既就殷未幾嫗卒莫不感恩灑泣而共葬之又為立祠歲時享之越三十年祠毀鄉人趙愚軒重立今祠復毀無人為之創建道婆之名日漸泯滅無聞矣

天隕魚

至正丙午八月辛酉上海縣浦東俞店橋南牧羊兒三



四圍頭上恰恰有聲仰視之流光中隕一魚刺麻佳  
上成二創其狀不常見自首至尾根僅盈尺似濶霸  
而短是日晴無陰雲亦無鵬鷁之類是可怪也日狀  
時縣市人闐然指流星自南投北即此時也橋下  
細家取欲烹食其妻鹽而藏之來者多就觀焉或者  
曰志有云天隕魚人民失所之象

十二生子

至元丁丑民間謠言拘刷童男女以故婚嫁不問長幼  
而亂倫者多矣平江蘇達卿時為上海吏有女年十  
二贅里人浦仲明之子為婦明年生二子

劉節婦

劉節婦泰州坂埭人至正丙申春隨父渡江居吳門適  
張士誠部將曹某方數月夫陣亡劉不避凶險躬至  
死所求得其屍歸葬欲以身殉父不許既而權貴人  
聞劉美且賢爭欲強委禽焉劉誓死不貳遂削髮為  
比丘尼夫劉本一閭閻女子其操行乃爾蓋有貴為  
后妃而莫之及者謂非天性也歟

歷代醫師

三皇

伏羲季

天師岐伯

鬼臾區

少師



少俞

伯高

橋君

太乙雷公

馬師皇

五帝

巫咸

伊尹

周

巫彭

矯氏

俞氏

盧氏

醫緩

醫珣

文摯

醫和

范蠡

鳳綱

秦

長桑君

李豹

神應王扁鵲

子陽

安期先生

太醫令李醯

崔文子

西漢

樓護

元里公楊慶

公孫光

秦信

太倉

公淳于意

王遂

宋邑

馮信

高期

王禹

唐安

杜信

玄俗

東漢

張機 仲景

郭玉

程高

涪翁

沈建

張伯祖

杜度

魏沉



淮南子

蜀漢

李譔

唐慎微

韓保昇

孟昶

魏

華佗

李當

吳普

青牛道士封君達

樊阿

韓康

吳

呂博

負局先生

董奉

西晉

王叔和

李子豫

仰道士

殷仲堪

李法存

皇甫謐

玄晏先生

張苗

裴頠

裴顛

劉德

史脫

宮泰

靳邵

張華

蔡謨

趙泉

阮德

東晉

葛洪

抱朴子

范汪

程據

南宋

少王元微

王纂

胡洽

徐夔

徐道

秋夫度長子

徐叔嚮

度道弟

薛伯宗

徐仲融

徐文伯

徐嗣伯

僧深



劉涓子

羊晰

秦承祖

南齊

張子信

馬嗣明

張遠遊

北齊

顧歡

李元忠

李密

崔季舒

祖挺

褚澄

鄧宣文

顏光祿

龍樹王菩薩

徐之才

徐林卿

之才

徐同卿

林卿弟

梁

貞白先生

蘇恭

陶弘景

後魏

王顯

徐審

徐雄

審長子

後周

徐之範

杜善方

隋

徐敏齋

許智藏

巢元方

楊善

唐

金元起

真人孫思邈

許胤宗

宋俠

藥王韋慈藏

甄權

甄立言

王冰

啓玄子

張文仲

孟詵



蘭陵處士蕭炳

李虔縱

楊玄操

元珠先生

楊損之

王方慶

秦鳴鶴

許孝宗

陳士良

李含光

張鼎

陳藏器

五代

日華子

宋

趙從古

謝復古

劉溫舒

朱肱無求子

孫用和

紀天錫

劉元賓通真子

翟煦

宋道方

許叔微

王從蘊

吳復圭

張洞

曹孝忠

林億

秦宗古

丁德用

賈祐

蘇頌

朱有章

劉禹錫

初虞世

道士馬志

寵安時

孫兆

王惟一

王光祐

蔣准

安自良

張素

陳遇明

劉翰

金

成無已

何公務

劉守真

侯德和

張子和

馬守素

楊從政

李道源

張元素潔古老人袁景安







車田金  
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又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起臨洮築遼水又盧生說始皇曰日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殿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其後建阿房宮千間萬落必自此言發之觀其二事皆盧生稔其惡又縱吏之掾方伎之流耳豈所謂儒者哉始皇因封禪之議謗口紛紛已懷殺意及其一怒而坑之或者天理之不容方其求藥海上也則挾童男童女以行皆取於民間奪其無告之孤肆厥不

軌之狀如今所謂妖教竊其中死無辜者多矣此一罪也因亡胡之讖興北伐之師築長城斷地脉南北生靈因是役而死者不可勝算骸積如山血流成川調發頻仍剝及閭左原始要終誰生厲階此二罪也獻辟鬼之術覲真人之來咸陽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相連有言其所幸之處者罪死梁山之上其語一泄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莫知行之所在此三罪也有一於此罪不容於死况兼有之以四百六十餘人之坑償萬人之命良不爲過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真可畏哉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



生在咸陽者吾使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按問諸生傳相告引僕亦信盧生非吾儒中人况始皇自謂尊賜甚厚豈非如前三者方術圖讖之類有以中其欲故尊賜之初不聞其誦孔子之言以進古今相承皆曰坑儒盖惑於扶蘇之諫扶蘇曰諸子皆誦法孔子皇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嗚呼至若盧生者何嘗誦法孔子自扶蘇言之誤使儒者蒙不韙之名自我一洗亦萬世之快也不然如兩生四皓伏生之流鴻飛冥冥弋人何慕肯搖唇鼓吻自投於陷穽哉僕故曰盧生四百六十餘人皆方伎

之士也天下之大所謂儒者固不止此其坑之者此而已矣有道之士秦不能坑火德一炎兩生以講禮聞四皓以羽翼之功聞伏生以口授古書聞豈非天壽其脉留此數公以見吾儒不可磨滅而明姦黨惡小人終不能爲長久計商君以變法禍秦竟遭車裂盧生以方伎禍秦坑於咸陽其罪等也天其或者假手於秦歟商君裂矣盧生坑矣而秦以不祀抑亦自相擠陷之明報而禍淫之道爲不徧矣僕惡夫坑儒之名故論其顛末如此文豹曰古今論孔明者莫不以忠義許之然余兄文龍嘗考其顛末以爲孔明之



才謂之識時務則可謂之明大義則未也謂之忠於  
劉備則可謂之忠於漢室則未也其說有四一者備  
雖稱爲中山靖王之後然其服屬疏遠世數難攷溫  
公謂猶宋高祖自稱楚元王後故通鑑不敢以紹漢  
統况備又非人望之所歸周瑜以梟雄目之劉巴以  
誰人視之司馬懿以詎力鄙之孫權以猾虜呼之亮  
獨何見而委身焉藉使以爲劉氏族屬然獻帝在上  
猶當如光武之事更始東征西伐一切聽命焉可也  
二者備之枉駕草廬也始謀不過曰主上蒙塵孤不  
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其辭甚正其志甚偉自

亮開之以跨荆益成霸業之利而備之志向始終無  
復以獻帝爲念由建安舉兵以來二十四年天子或  
都許或居長安或幸洛陽宮室煨燼越在離棘間備  
未嘗使一介行李請行在所今年合衆萬餘明年合  
衆二萬未嘗一言稟命朝廷而亮亦未嘗一談及焉  
蓋其帝蜀之心已定於草廬一見之時矣三者曹操  
欲順流東下求救於吳無一言及獻帝而獨說以鼎  
足之說夫鼎足之說始於蒯通然通之說韓信以此  
猶有漢之一足當三國時而爲是說則獻帝無復染  
指之望矣賴周瑜漢賊之罵足以激怒孫權故能成



赤壁之勝若亮若備何以厲將士之氣服曹操之心哉荆楚之士從之如雲非從備也乃從漢也四者備之稱王漢中則建安二十四年也獻帝在上而敢於自王及稱帝武擔則聞獻帝之遇害也亮不能如董公說高祖率三軍爲義帝編素仗太義連孫吳聲罪討賊乃遽乘此即帝位而反鋒攻吳晉文公有言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故費詩以爲太敵未克便先自立恐人心疑惑而諫以高祖不敢王秦之事亮反怒而黜之夫以操之姦雄其王其公猶必待天子之命苟或且以此憤死以丕之篡逆亦必待獻帝之禪

楊彪且不肯臣之備雖稱宗室而亦臣也何所稟命而自王自帝固方曉曉以興復漢室爲辭不知興復漢室爲獻帝耶爲劉備耶亮即有心於帝備矣萬一果能興復將置獻帝於何地出師一表雖忠誠懇懇特忠於所事耳其於天義實有所未明也管仲樂毅之事君子所羞道者以其但知有燕齊而不知有王室也亮乃以管樂自許宜其志慮之所圖回功業之所成就止於區區一蜀耳或者但爲備劉氏宗也備帝蜀則漢祚存矣亮忠於備即忠於漢矣吁無獻帝則可有獻帝在而君臣自相推戴則赤眉之立寧子



亦有辭於世矣春秋之末諸侯爭強周室微弱孔子無一日不以尊王為心若如亮之見則魯同姓也亦可奉之為王矣天下後世惟持此見故於亮之事無敢置異議於其間文中子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噫漢之君既稱獻帝魏之君又稱武帝吳之君又稱大皇帝蜀之君又稱昭烈皇帝天無二日民無二主一天下而四帝並立可乎通之見如此宜其為讀書之僭也余兄嘗以是說取解於同文館

院本名目

唐有傳奇宋有戲曲唱詞說金有院本雜劇諸公謂院本雜劇其實一也國朝院本雜劇始釐而二之院本則五人一曰副淨古謂之參軍一曰副末古謂之蒼鶻鶻能擊禽鳥末可打副淨故云一曰引戲一曰采泥一曰孤裝又謂之五花爨弄或曰宋徽宗見舉國人來朝衣裝鞵屐巾裹傅粉墨舉動如此使優人效之以為戲又有談段亦院本之意但差簡耳取其如次談易明而易滅也其間副淨有散說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汎教坊色長魏武劉三人鼎新編輯魏長於念誦武長於筋斗劉長於科汎至今樂人皆宗之



偶得院本各目載于此以資博識者之一覽

和曲院本

月明法曲 鄆王法曲 燒香法曲 送香法曲

上墳伊州 燒花新水 熙州駱駝 列良廡府

病鄭道遙樂 四皓道遙樂

四酸道遙樂 賀貼萬年歡

拊廩降黃龍 列女降黃龍

上皇院本

壺春堂 太湖石 金明池 戀鰲山

六變妝 萬歲山 打草陣 賞花燈

錯入內 問相思 探花街 斷上皇

打毬會 春從天上來

題目院本

柳絮風 紅索冷 墻外道 共粉淚

楊柳枝 蔡消閒 方偷眼 呆太守

畫堂前 夢周公 梅花底 三笑圖

窄布衫 呆秀才 隔年期 賀方回

王安石 斷三行 競尋芳 雙打梨花院

霸王院本

悲怨霸王 范增霸王 草馬霸王 散楚霸王



三官霸王 補塑霸王

諸雜大小院本

喬記孤	且判孤	計算孤	雙判孤
百戲孤	哨啞孤	燒棗孤	孝經孤
菜園孤	貨郎孤	合房酸	麻皮酸
花酒酸	狗皮酸	還魂酸	別離酸
王纏酸	謁食酸	三揲酸	哭貧酸
插撥酸	酸孤且	毛詩且	老孤遣且
纏三且	禾哨且	孝賣且	貧富且
書櫃兒	紙襪兒	蔡奴兒	剝毛兒

喜牌兒	卦冊兒	繡篋兒	粥碗兒
似娘兒	卦鋪兒	師婆兒	教學兒
雞鴨兒	黃丸兒	稜角兒	田牛兒
小丸兒	醜奴兒	病襄王	馬明王
開學堂	開浴堂	寬布衫	泥布衫
趕湯瓶	紙湯瓶	開旗亭	芙蓉亭
壞食店	開酒店	壞粥店	莊周夢
花酒夢	蝴蝶夢	三出舍	三入舍
瑤池會	八仙會	蟠桃會	洗兒會
藏闔會	打五臟	蘭昌宮	廣寒宮



無鬼論	開平康	開巡鋪	窮相思	五變妝	長慶館	呆大郎	四論藝	三園子	鬧結親
四酸諱偌	趕門不上	判不由已	金壇謁宿	洪福無疆	癩將軍	四酸插	殿前四藝	紅娘子	倦成親
開棚闌	賣花容	大勘刀	調雙漸	白牡丹	兩相同	問前程	競敲門	太平還鄉	強風情
雙藥盤街	同官賀授	同官不睦	官吏不和	赤壁鏖兵	競花枝	十樣錦	都子撞門	衣錦還鄉	大論情

醫作媒	鬪鶴鶉	滿朝歡	雙鬪醫	謝神天	雙福神	酸賣徠	白雲菴	賣花聲	鬧文林
風流藥院	杜甫遊春	月夜聞箏	張生煮海	陳橋兵變	院公狗兒	琴劍書箱	迓鼓二郎	進奉伊州	四國來朝
監法童	鴛鴦簡	鼓角將	賒饅頭	雙揭榜	告和來	花前飲	壞道場	錯上墳	雙捉婿
漁樵問話	四酸提候	開芙蓉城	文房四寶	矇啞質庫	佛印燒猪	五鬼聽琴	獨脚五郎	醫五方	酒色財氣



打五鋪	拷梅香	四道姑	隔簾聽
硬行蔡	義養娘	咭師姨	論談輝
劉聆聆	墻頭馬	刺董卓	鏢周村
四柏板	大論談	捧龍舟	擊梧桐
滄藍橋	入桃園	雙防送	海棠春
香藥車	四方和	九頭頂	開元宵
趕村禾	眼藥孤	兩同心	更漏子
陰陽孤	提頭巾	三索債	防送哨
借賣旦	是耶酸	怕水酸	
回回梨花院		晉宣成道記	

院么	海棠軒	海棠園	海棠怨	海棠院
魯李王	慶七夕	再相逢	風流婿	
王子端捲簾記	張與夢孟楊妃	紫雲迷四季	女狀元春桃記	
粉墻梨花院	龐方溫道德經	妮女梨花院	大江東注	
吳彥舉	不抽關	不掀簾	紅梨花	
玎璫天賜暗娵緣				
諸雜院爨				



開夾棒六么

開來棒法曲

望羸法曲 分拐法曲

送宣道人歡

逍遙樂打馬鋪

捲綵延壽樂

諱老長壽仙

夜半樂打明星

歡呼萬里 山水日月

集賢賓打三教

打白雪歌 地水火風

夜深深三磕胞

佳景堪遊 琴棋書畫

喜遷鶯剝草鞋

大公家教 十五郎

滕王閣開八妝

春夏秋冬 風花雪月

上小樓衮頭子

噴水胡僧 汀注論語

恨秋風鬼點借

詩書禮樂

論語謁食

下角瓶大醫淡

再遊恩地

累受恩深

送羹湯放火子

搥鼓孝經

香茶酒果

船子和尚四不犯

徐演黃河

單堯望梅花

皇都好景

四偈大提猴

雙聲疊韻

上皇四軸畫

三偈一十

調依卦鋪

倬刀饅頭 河轉迂鼓

背箱伊州

酒樓伊州

蓑衣百家詩

埋頭百家詩

偷酒牡丹香

雪詩打樊噲

抹麪長壽仙

四偈賈諱



四偈祈雨 松竹龜鶴 王母祝壽

四偈抹紫粉 四偈劈馬椿

截紅開浴堂 和燕歸梁 蘇武和番

羹湯六么 河陽舅舅 偈請都子

雙女賴飯 一貫質庫兒 私媒質庫兒

清朝無事 豐稔太平 一人有慶 四海民和

金皇聖德 皇家萬歲 背鼓千字文

變龍千字文 榨盒千字文

錯打千字文 木驢千字文

埋頭千字文 講來年好

講聖州序 講樂章序 講道德經

神農大說藥 食店提猴

人參腦子爨 斷朱温爨 變二郎爨

講百果爨 講百花爨 講蒙求爨 講百禽爨

講心字爨 變柳七爨 三跳澗爨

打王樞密爨 冰酒梅花爨

調猿香字爨 三分食爨 煎布衫爨

賴布衫爨 雙撲紙爨 謁金門爨 跳布袋爨

文房四寶爨 開山五花爨

衝撞引首



打三十	打謝樂	打八哥	錯打了
錯取兒	說狄青	憨郭郎	枝頭巾
小鬧摑	鶯哥貓兒	大陽唐	小陽唐
歇貼韻	三般尿	大驚瞞	小驚瞞
大分界	小分界	雙鴈兒	唐韻六貼
我來也	情知本分	喬捉蛇	鎗鍋釜竈
代元保	毋子御頭	紫苗兒	山梨柿子
打淡的	一日一箇	村城詩	胡椒雖小
蔡伯喈	遮截架解	窄磚兒	三打步
穿百俚	盤榛子	四魚名	四坐山

提頭帶	天下樂	四怕水	四門兒
說古人	山麻褶	喬道傷	黃風蕩蕩
貪狼觀	通一毋	串梆子	拖下來
啞伴哥	劉千劉義	歡會旗	生死鼓
搗練子	三群頭	酒糟兒	淨瓶兒
賣官衣	苗青根白	調笑令	鬪鼓笛
柳青娘	調劉衣	請車兒	身邊有藝
論句兒	霸王草	難古典	左必來
香供養	合五百	妳妳噴	一借一與
已巳巳	舞秦始皇	學像生	支道饅頭



打調劫	驢城白守	呆木大	定魂刀
說罰錢	年紀大小	打扇	盤蛇
相眼	告假	捉記	照淡
矇啞	投河	畧通	調賊
多筆	僉押	扯狀	羅打
記水	求楞	燒奏	轉花枝
計頭兒	長嬌伶	歇後語	蘆子語
迴且語	大支散		
拴搖艷段			
襄陽會	驢軸不了		鞭敲金鐙

門簾兒	天長地久		衙府則例
金含楞	天下太平	歸塞北	春夏秋冬
鬪百草	叫子蓋頭	大劉備	石榴花詩
啞漢書	說古棒	唱拄杖	日月山河
胡餅大	鬻搵地	屋裏藏	罵呂布
張天覺	打論語	十果頑	十般乞
還故里	劉金帶	四草蟲	四厨子
四妃艷	望長安	長安住	罵江南
風花雪月	錯寄書	睡起教柱	打婆束
三文兩撲	大對景	小護鄉	少年遊



打青提	千字文	酒家詩	三拖旦
驢馬杓	四生厲	喬唱譚	桃李子
麥屯兒	大菜園	喬打聖	杏湯來
謝天地	十隻脚	請生打納	建成
縛食	毬捧艷	破巢艷	開封艷
鞍子艷	打虎艷	四王艷	蝗蟲艷
擲子艷	七捉艷	修行艷	般調艷
棗兒艷	蠻子艷	快樂艷	慈烏艷
眼裏喬	訪戴	象半	陳蔡
范蠡	扯休書	鞭寨	杓扒掃竹

感吾智	諸宮調	金鈴	彫出板來
套靴	舌智	俯飯	釵髮多
襄陽府	仙哥兒		
打略拴搐			
星象名	果子名	草名	軍器名
神道名	燈火名	衣裳名	鐵器名
書集名	節令名	葷菜名	縣道名
州府名	相撲名	法器名	門名
草名	軍名	魚名	菩薩名
睹撲名			



照天紅

琴家弄

著棋名

袞骸子

樂人名

悶葫蘆

握龜

官職名

說駕頑

敲待制

上官赴任

押刺花赤

飛禽名

青鵠

老鴉

斲料

鷹鷂鷓鴣

花名

石竹子

調狗鼠

散水

喫食名

厨難佶

蔘茹菜

佛名

成佛板

爺娘佛

難字兒

盤驢

害字

劉三

一板子

酒下拴

數酒

三元四子

唱尾聲

孟姜女

遮盖了

詩頭曲尾

虎皮袍

猜謎

杜大伯

大黃



和尚家門

秃醜生

窓下僧

坐化

唐三藏

先生家門

入口鬼

則要胡孫

大燒餅

清間真道本

秀才家門

大口賦

六十八頭

拂袖便去

紹運圖

十二月

胡說話

風魔賦

療丁賦

捧著駱駝

看馬胡孫

列良家門

說卦彖

由命賦

混星圖

柳簾箕

二十八宿

春從天上來

禾下家門

萬民快樂

咬的響

莫延

九斗一石

共牛

大夫家門

三十六風

傷寒

合死漢

馬屁勃

安排鋤鑿

三百六十骨節

撒五穀

便癱賦

卒子家門



針兒線 田仗庫 軍鬧 陣敗

良頭家門

方頭賦 水龍吟

邦老家門

脚言脚語 則是便是賊

都子家門

後人收 桃李子 上一上

孤下家門

朕聞上古 刀包待制 絹兒來

司吏家門

罷筆賦 是故榜

件作行家門

一遍生活

搬傢家門

受胎成氣

諸雜砌

模石江

梅妃

浴佛

三教

姜武

救駕

趙娥娥

石婦吟

變猫

水母

王環

走鸚哥

上料

瞎脚

易基

武則天



告子

拔蛇

鹿皮

新太公

黃巢

恰來

蛇師

汲字碑

臥草

衲襖

封碑

鋸周村

史弘筆

懸頭梁上

道母

錢唐戴厚甫淳鄧文肅公之婿也精道申法戴之母常寢處樓上忽一夕驚見紅光貫室忽開幃細視之乃是一美婦人獨立榻前自拔金釵遺母既而無所見母以語戴荅曰適某祭道神遂致此耳道母見某必不安於人世矣由是惓惓不樂逾數月與卒

天竺觀音

今杭州之上天竺寺觀音像長不盈五尺而疊著靈異官民信奉甚恭凡旱潦禱之必應嘗攷釋氏紀錄云後晉天福己亥僧道翊一夕見山間光明往視之得奇香木命良工刻成觀世音菩薩像白光煥發繼以晝夜後漢乾祐戊申有僧從勲以古佛舍利置毫相中舍利時現冠頂宋咸平庚子浙西自春徂夏不雨給事中知杭州張去華率僚屬具幡蓋鼓吹迎禱于梵天寺繼時霖雨四境沛足如此則自有像已四百餘年其所由來遠矣



輟耕錄卷第二十五

此頁文字極其模糊，似有殘存之字，但難以辨認。依稀可見「御史中丞」等字樣。

輟耕錄卷第二十六

傳國璽

御史中丞崔彧進傳國璽，牋曰：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臣崔彧言。至元三十一年歲次甲午春正月，既且臣番直宿衛，御史臺通事臣闊闊朮即衛所告曰：太師國王之孫曰拾得者，嘗官同知通政院事，今既歿矣。生產散失，家計窘極。其妻脫脫真縈病，一子甫九歲，託以玉見，質供朝夕之給。及出玉印也，闊闊朮蒙古人不曉文字，茲故來告。聞之，且驚且疑，乃還私家取視。之色混青綠而玄，光采射人，其方可黍尺四寸厚，及



方之三不足背紐盤螭四厭方際紐盡璽罽之上取  
中通一橫窾可徑二分舊貫以韋條面有象文八刻  
畫捷徑位置勻適皆若蟲鳥魚龍之狀別有彷彿有  
若命字若壽字者心益驚駭意謂無乃當此昌運傳  
國璽出乎急召監察御史臣楊桓至即讀之曰受命  
于天既壽永昌此傳國寶璽文也聞之果合前意神  
為肅然乃加以淨絲復以白帕率御史臣楊桓通事  
臣闊闊朮等直趨青宮因鎮國上將軍都指揮使詹  
事王慶端嘉議大夫家令臣阿散罕少中大夫詹事  
院判臣僕散壽導謁進獻皇太后御前徽仁裕啟曰

此古傳國璽也秦以和氏璧所造厥後有天下者寶  
之以君萬國然自前代失之久矣今當宮車晚出諸  
大臣僉議迎請皇太孫成宗龍飛之時不求而見此  
乃天示其瑞應也宜早達於皇太孫行殿以符靈貺  
已蒙嘉納翼日令資善大夫中書右丞詹事臣張九  
思少中大夫詹事院判臣僕散壽傳皇太孫親為付  
授此蓋皇太妃懿慮深遠非臣愚所能及也臣前又  
啓收藏寶璽之家不知甄別循常以玉求璽臣見而  
識之特持來獻彼猶未知望恩卹其家傳者賜收玉  
之家楮幣二千五百貫并逮臣等進辨其實者三人



輶車  
衣段各一表裏紋金綺素有差以爲異日旌實之徵  
臣等已詣府前敬受訖自惟無狀不勝慚赧是日金  
紫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臣完澤率集賢翰林侍從  
諸臣入賀御前命出寶璽徧示群臣此又出於皇太  
妃至正至大之量翰林學士臣董文用等前啓曰此  
誠神物出當其時若非皇太妃皇太孫聖感何以臻  
此丞相以下臺臣等次第上壽自是內外稱慶咸曰  
天命有歸臣聞詩序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  
今神寶之出蓋因先帝有明德故天命復歸于皇太  
孫也又曰皇天親有德享有道以言皇天非有德有

道則不親不享也又聞之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又曰天命有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作善降之百祥  
歷觀上世詩書之旨未有無德而能致天命之歸也  
欽惟太祖聖武皇帝秉資神格始爲天下除禍定亂  
隆功盛德簡在天心受命而爲天下主以至我憲天  
述道仁文義武太光孝皇帝德配乾坤功包海嶽孝  
格宗廟子育黎元輿地所記悉主悉臣照臨無幽咸  
遂生樂施及明孝太子天錫仁慈之德上感君親之  
悅下係億兆之望至元建號日月重明無爲而治者  
迨廿年雖由太子進德修業之洪濫亦賴元妃內助



之淵密也。敬惟皇大妃聰明淑懿，母儀崇嚴，德量溥厚，孝敬慈恕，出乎天性，往古未有也。自明孝太子升遐，內則皇孫翼翼訓導，端嚴外則百司班班臨御，整飭由是，聖上君父大見倚重。雖于時皇太孫未昭儲副之託，而詹事之司未嘗一日廢闕，以見皇天定命於青宮之位，無時不在，誠非人力所能爲也。欽惟皇太孫殿下德資剛明，才兼文武，英謀獨斷，大肖祖宗族屬，係望遐邇，歸心聖祖，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太光孝皇帝灼知天命之所在，以存隆顧，將付以撫軍之重。於至元三十年夏六月二十二日，賜以皇太子金

寶大正，儲位而後詔，以出師之期，天下聞之，室家胥慶，和氣穰穰，出於兩間。是歲秋稔，數年罕遇，臣切念天象無言，託命不爽，豈期又於大行皇帝宮車晚出之後，甫八日，傳國神寶，不求而出，於大功臣子孫之家，速由臺諫耳目之司，直達於皇太妃御前，斯蓋皇天授命，皇太孫誕膺龍飛，以正九五之位，俾符寶璽之文，既壽而永，永而又昌，臣又見皇天之心，大賴我皇无繼體之君，不疾不遲，景命適至，以允四海之望者，其瑞應之兆有三。按唐史代宗之將爲太子，先封楚王，及位正儲副，而監國楚州獻定國寶一十有三。



因曰楚者太子之封今天降寶于楚宜建元寶應蓋以寶爲太子瑞應也昔明孝太子封爲燕王今皇太子孫燕王之子也將主神器而神寶出於燕適與前事相符此瑞應之兆一也又寶璽之出正當皇元聖天子六合一統之時官車晚出之近期以見天心正爲繼體之君設也此瑞應之兆二也又寶璽之出適當月之三十日有終而復始之象以見先聖皇帝御世太平之功旣成俾繼體之君復其始也此瑞應之兆三也今以此三兆觀之益見天命之來際合於青宮也臣區區之情無任傾嚮輒罄所見以贊其萬一謹

將寶璽之出處古今始末詳據考按許慎說文璽玉者印也以守土故爲文從爾從土其義蓋曰天付爾此器俾寶之以守爾土也至周太史籀易爲從爾從玉義取天付爾此玉寶以爲天下君也三代以上璽文無所考諸史籍并寶璽篆文圖說曰傳國璽方四寸其文文飾如前楚以下和所獻之璞琢而成璧後求昏於趙以納聘焉秦昭王請以千城易之而不獲始皇併六國得之命李斯篆其文玉工孫壽刻之太平御覽又以爲藍田玉所刻二世子嬰奉璽降沛公於軹道旁高祖即位服其璽因世傳之謂爲傳國璽



厥後孺子未立藏於長樂宮及莽篡位使安陽侯王  
舜追太后求之太后怒罵而不與舜言益切出璽投  
之地璽因歸莽及更始滅莽校尉公賓得璽詣宛獻  
於更始赤眉殺更始立盆子璽為盆子所有後盆子  
面縛奉璽於光武至獻帝董卓作亂掌璽者投於井  
中孫堅征董卓於井中得之袁術奪於堅妻術死荆  
州刺史徐璆聞帝為曹操迎在許昌以璽送之帝後  
遜位并以璽歸魏帝道鄉公禪位璽歸於晉懷帝遇  
劉聰之害璽歸於聰聰死歸曜曜為石勒所滅璽入  
於勤勒滅入於冉閔閔敗見取於閔之將軍蔣幹晉征

西將軍謝尚購得之以還東晉時穆帝永和八年也  
自璽寄於劉石共五十三年晉復得之是後宋齊梁  
陳相傳以至於隋滅陳蕭后與太子正道并傳國璽  
並入於突厥唐太宗即位寶璽未獲乃自刻玉曰皇  
帝景命有德者昌貞觀四年蕭后與正道自突厥奉  
璽歸於唐唐始得焉朱温篡唐璽入於温莊宗定亂  
璽入於後唐莊宗遇害明宗嗣立再傳養子從珂是  
為廢帝后氏篡立自焚自是璽不知所在至宋哲宗  
咸陽民段義獻玉璽及徽宗為金所虜凡有寶璽金  
皆取之內璽一十有四青玉傳國璽一其色與今所



獻玉璽相同則知宋之南遷二百年無此寶璽也明  
矣然自金既取於宋之後寶璽出處得失亦未見明  
說以及我元適集皇太孫寶命所歸之際應期而出  
臣職總御史親會盛事不可以不錄又圖中別有璽  
其文亦八旁注曰此傳國璽背文也今見寶璽之背  
皆刻螭形蟠屈凹凸不齊徧廢厭四際無地可置此  
文按太平御覽秦光十九年雒州刺史郗恢表慕容  
永稱藩奉璽方六寸厚七分蟠螭爲鼻今高四寸六  
分四邊龜文下有字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原其所  
由未詳厥始以斯言之當別是一璽非今傳國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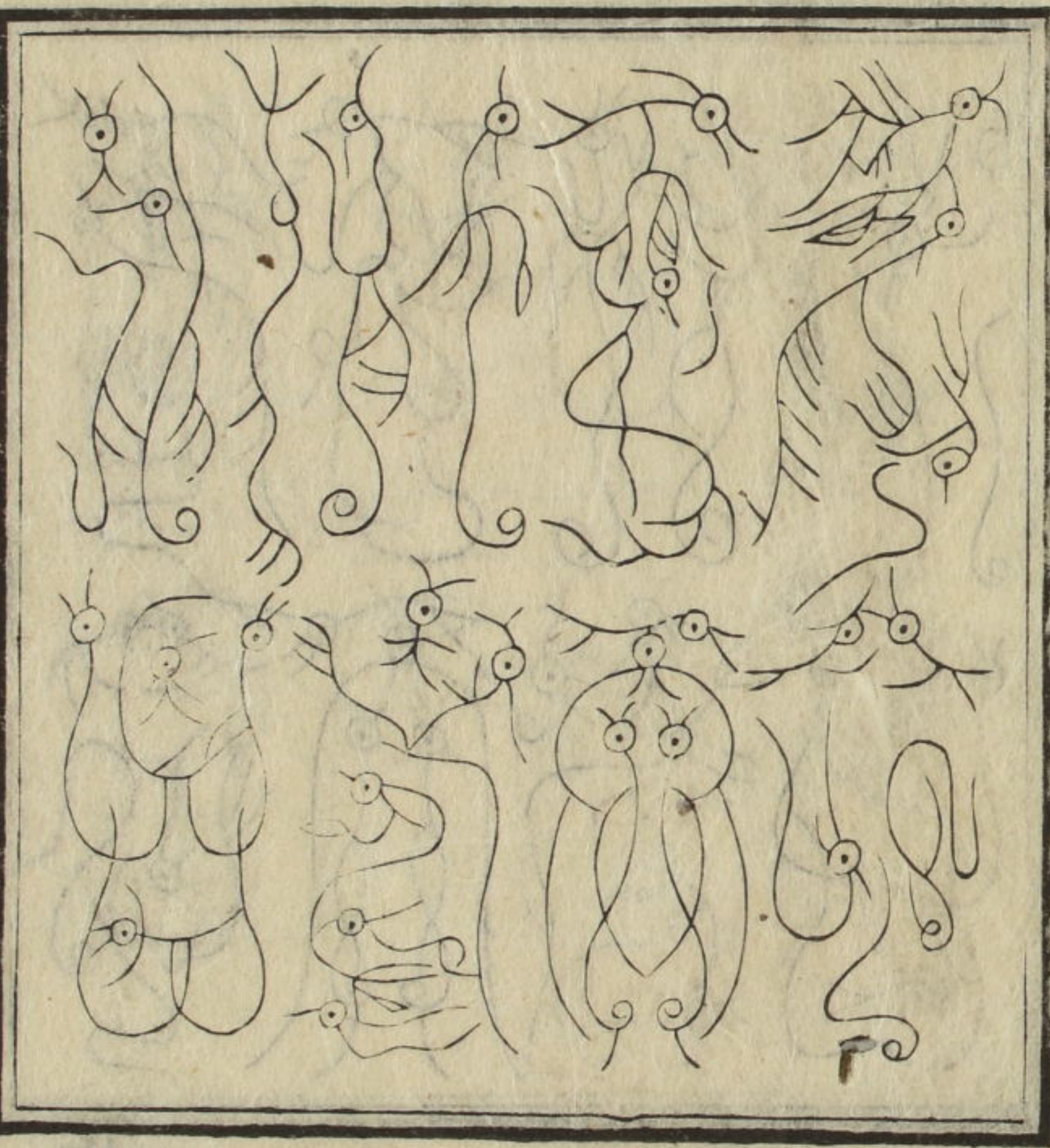
此又不可不辨臣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奉  
進以聞伏希聽覽微臣不勝瞻望之至謹言此文乃  
桓所撰桓字武子兗州人幼警悟爲人寬厚事親篤  
孝博覽群籍尤精篆籀之學由儒學教授仕至國子  
司業卒潤潤朮拓跋氏成宗即位近臣以其事聞授  
漢中廉訪司僉事仕至湖廣廉訪使卒國史於按禮  
兒傳謂拾得乃國王速渾察之子謂桓辯其文曰受  
命于天既壽永昌於桓傳謂桓辯其文曰受天之命  
既壽永昌蓋秦別有受天之命皇帝壽昌一璽又非  
此璽此則史之誤也今取宋薛尚功此編歷代鐘鼎



彝器款識法帖碑本第十八卷內璽文模勒于後以備博古者之一覽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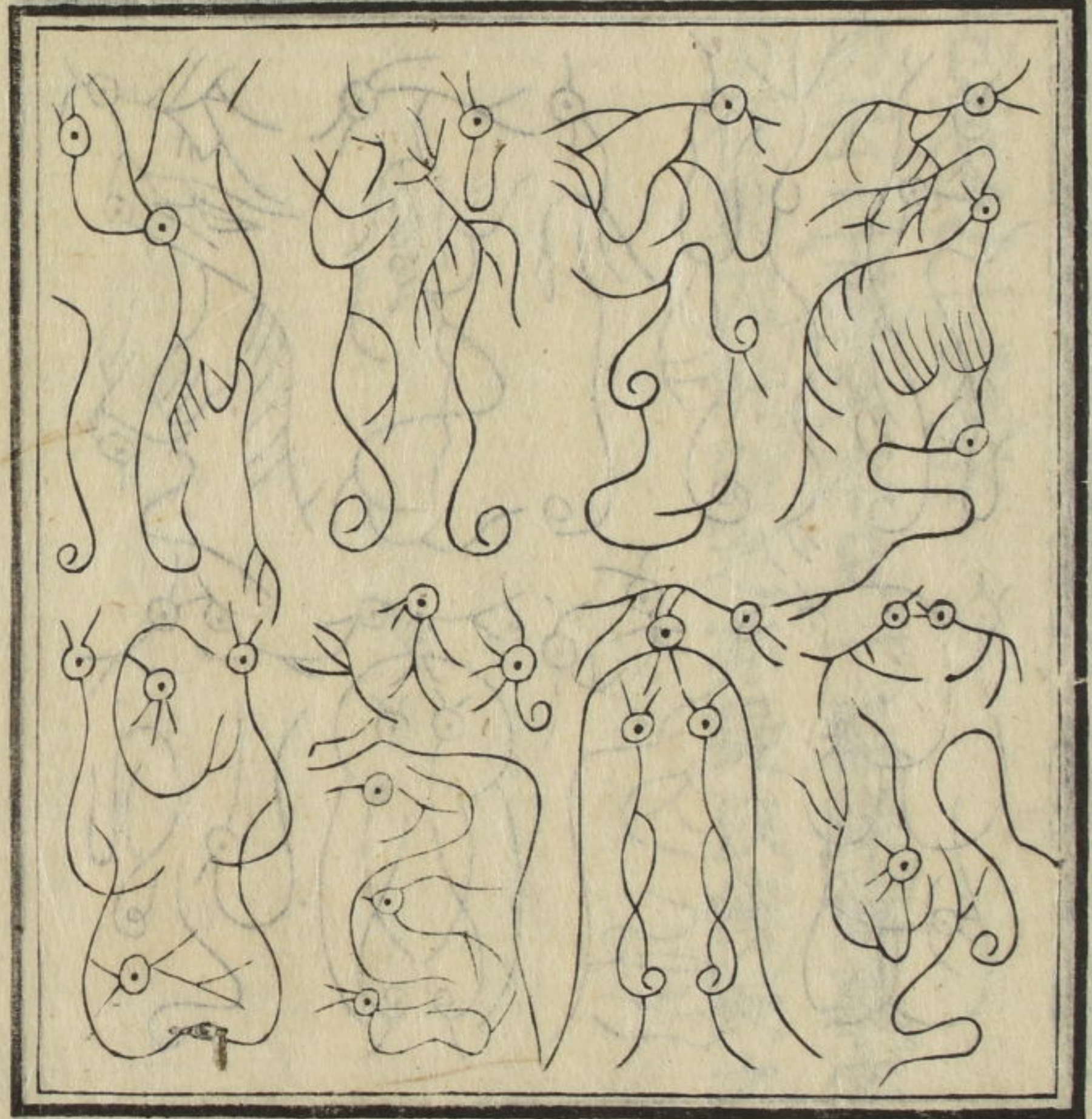
尚功云二璽文本只一器緣傳摹字畫不同形制大小有異因併刻之亦疑以傳疑之意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向巨源本





蔡仲平本

向三本



畢景儒本  
 受天之命皇  
 帝壽昌  
 其文玄妙淳  
 古無過於此  
 雖龍飛鳳翥  
 不足以擬其  
 執摹印之祖  
 也





螭紐 新增

不  
其  
古  
其  
帝  
交  
平

瑞應泉

湖州長興州金沙泉唐時用此水造紫筍茶進貢泉不  
常出有司具牲牢祭之始得水事訖即涸宋季屢加  
浚治泉迄不出至元十五年歲戊寅中書省遣官致  
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畝遂賜名瑞應泉

疑冢

曹操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應符有詩題之曰生  
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  
何有餘機到丘壟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下法君未  
知直須盡發疑冢七十二必有千冢藏君屍此亦詩



之斧鉞也

盧橘

世人多用盧橘以稱枇杷按司馬相如游獵賦云盧橘夏熟黃柑橙揆枇杷撚而善切柿夫盧橘與枇杷並列則盧橘非枇杷明矣郭璞注蜀中有給客橙冬夏花實相繼通歲食之謂即盧橘也意者橙橘惟熟於冬而盧橘夏亦熟故舉以為重歟唐三體詩裴廋註云廣州記盧橘皮厚大如柑酢多至夏熟土人呼為壺橘又曰盧橘

五龍車

葉公李為宋太學生時上書極言賈似道權姦誤國幾為所害及世祖平江南即召見官之至中書右丞凡有軍國大事必問曰曾與蠻子秀才商量否蓋指李也一日議事大廷乃不在列問其故則病足遂以所御五龍車召之至命坐而諮決焉嘗於其孫以道處見當時所畫應召圖五龍車中坐一山野質朴之老其遭遇有如此者使無賈似道以發其正大之論直一書生耳而望功名顯天下亦難矣

伏波將軍

瓊州一水南北有兩伏波將軍廟世人莫明其故嘗考



之史記及東漢書蓋漢元鼎五年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林下匯水不特馬援為伏波將軍也

至元鈔料

至元印造通行寶鈔分一十一料

貳貫 壹貫 伍伯文 參伯文

貳伯文 壹伯文 伍拾文 參拾文

貳拾文 壹拾文 伍文

鵬傳

某人浮湛里中無以為生偵民有小不平嗾之訟佐乞請謁已旁緣自資且既餌臨政者因持其短長以蠹

△嗾 蘇偁也音數 使天也

民梗政遂有人作鵬傳以警之傳曰昔黃帝少皞氏之世鳳鳥適至故為鳥師而鳥名命鳳凰為百禽長當是時南山有鳥其名曰鵬鵬之性鷙而健食而狡稻梁之甘木實之美鵬不屑焉資眾禽之肉以為食鵬之徒實繁其與鵬同氣而異質者鷹鷂為隼鷓鴣鷓鴣皆助鵬為虐者也其異類而同姓者鴟鴞鵂鶩梟鴞訓狐鬼車其惡與鵬同特其材異爾然鵬有大小小者從鷓鴣鷓雀力可制則制之大者雖鷓鴣不畏也故鵬之所在眾禽皆逃散遠去標枝無安巢灌叢無息羽鵬無所得食則遣操詭辭招眾禽之過而



翹諸鳳曰鴻鴈肯北而來南是叛者也鸚鵡舍禽言  
 習人語是姦者也倉庚出幽谷遷喬木是冒越者也  
 鷓鴣秋冬遠遁是避役者也鳥知吉凶言妖祥以惑  
 衆聽鵲填河以阻水利鳴鳩攘鵲之居鴛鴦荒淫無  
 度鷓好間鷄好鬪鷓相傷鳧鷖鷓鴨習水戰鷓鷓白  
 鷺得魚不稅孔雀有異相杜鵑催歸冷戍卒逃亡提  
 壺勸人飲酒生事是皆有罪不治將益甚鳳凰惑焉  
 命爽鳩氏治之鷓與爽鳩相為表裏窮山谷搜林麓  
 禽之出者搏之逐之攫之拏之啄齒扼吭裂肪絕筋  
 磔毛揚風灑血殷地凡遇之者無噍類其餘皆周章

振掉謀所以免禍者毀巢破殼空所積以奉爽鳩且  
 以賂鷓使勿執於是鷓之勢益張而衆禽之生理日  
 蹙其爪距稍利者慕鷓所為則起而效之其鈍者深  
 藏遠竄餒死於草莽相藉也而鳳凰始憂之聞蓬萊  
 之顛有胎仙焉胎仙名鶴號青田翁廉介而潔白和  
 平而好生於是徵爽鳩使鶴乘軒而治之鶴乃與鳳  
 凰謀曰夫鷓其始一而已自子之不戒而使之蔓延  
 今之為鷓者何其多耶昔之鷓名鷓字鷓形鷓性鷓  
 本為鷓者也今有非鷓而鷓者何也鷓則得食不鷓  
 則不得食鷓則有利而無害不鷓則利未見而害常



隨之故不容其不鵬也。今禽之產子者，願為鵬鷁之習飛者，學為鵬，形狀與鵬異者，又冒為鵬，不誅其渠魁，戮其兇醜，以勵其餘。吾恐鸞鷁鷓鴣鸞神雀大鷓金翅皆化為鵬耳。鳳凰曰：善奏請于帝，帝遣虞人持弓矢，張網羅隨鵬而磔之。鵬之徒盡斃，劫天下無留鵬，故其餘黨皆屏迹，匿形不敢出。衆禽始得安於生養，以盡其天年。此皆少皞氏之恩，鳳凰與鶴之力也。大史公曰：鵬，姦禽也，暴惡受誅，固宜。吾獨懼今之人，汙務養鵬，意有所欲，舉鵬而放之，求衆禽之血肉以肥其軀，殊不知少皞氏之戒也。嗟！失害物而日益者，刑

雖未及天必譴之，其鵬豈足恤哉。

三瓦戒

陳衆仲先生嘗題樂全堂有能守不成三瓦戒之句，人多不知所出。按史記龜策傳云：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注，陳猶居也。

酸齋辭世詩

貫酸齋先生臨終有辭世詩曰：洞花幽草結良緣，被我瞞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圓。洞花幽草乃先生二妾名。

高昌世家



虞文靖公集撰高昌王世勳碑序其世家曰畏吾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虎忽刺曰薛靈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即而候之樹生瘦若人姓身然自是光恒見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瘦裂得嬰兒五收養之其最穉者曰十吉可罕既壯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為之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為玉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乃議和親以息民而罷兵於是唐以金蓮公主妻玉倫的斤之子葛勵的斤居和林別力跋力答言婦所居山也後遷交州至太祖龍飛朔漠當是時巴而木阿而忒的斤亦都護在位

亦都護者其國主號也舉國入朝太祖嘉之妻以公主曰也立安敦自是子孫皆封王

后德

今上皇后弘吉刺氏名伯顏忽都武宗宣懿惠聖皇后之姪毓德王孛羅帖木兒女後至元二年丁丑三月立性節儉不妬忌動以禮法自持第三皇后奇氏素有寵居興聖西宮帝希幸東內左右以為言后無幾微怨望意嘗從帝時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辭曰莫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官往來再三竟拒不納帝益賢之居坤德殿終日端坐未嘗妄踰



戶闕至正二十五年乙巳八月丁未崩年四十二

文宗能畫

文宗居金陵潛邸時命臣房大年畫京都萬歲山大年  
辭以未嘗至其地上索紙為運筆布畫位置令按橐  
圖上天年得橐敬藏之意匠經營格法道整雖積學  
專工所莫能及

武當山降筆

至元十三年江南初內附民間盛傳武當山真武降筆  
書長短句曰西江月者錢刻于桮黃紙模印貼壁間  
其詞云九九乾坤已定清明節候開花米田天下亂

如麻直待龍蛇繼馬繼一作暨依舊中華福地古月一陣  
還家當初指掌作生涯死在西江月下

箕仙有驗

虞邵菴先生布衣時落落不偶久客錢唐一日偕友人  
楊公仲弘薛公宗海范公德機訪方外宰淵徵鍊師  
於西湖之曲求召鬼仙以上行箴鍊師即置箕懸筆  
書符作法有頃箕動筆運而附降云某非仙乃當境  
神也鍊師叱曰吾不汝召汝神何來神附云某欲乞  
虞公譔一保文申達上帝用求遷陞耳因眾勸先生  
其無辭神請先生遂諾翼日文成火於潮濱逾旬再



詣鍊師壽上神復降云某已獲授城隍謹候謁謝公必貴顯幸毋自忽既而先生由校官至奉章閣侍書學士贈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封仁壽郡公謚文靖以文章名四海豈非先世積有餘慶天將報施於先生之躬而鬼神預有知耶

詩畫題三絕

高文簡公一日與客遊西湖見素屏潔雅乘輿畫奇石古木數日後文敏公為補叢竹後為戶部楊侍郎所得虞文靖公題詩其上云不見湖州三百年高公尚書生舌燕西湖醉歸寫古木吳興有補幽篁妍國朝

名筆誰第一尚書醉後妙無敵老蛟欲起風雨來星隨天河化為石趙公自是真天人獨與尚書情最親高懷古誼兩相得慘澹醜酢皆天真侍郎得此自京國使我觀之三嘆息令人何必非古人淪落文章付陳迹此圖遂成三絕矣

浙西園苑

浙江園苑之勝惟松江下砂瞿氏為最古宋秀州守牙岳亦有詩留題壁間後紫陽虛谷翁來游繼題十絕其一云壁間墨客掃龍蛇所寫詩佳字亦佳忽見一詩增感懷吾家宗伯老秋厓是也次則平江福山之



曹橫澤之顧又其次則嘉興魏塘之陳當愛山全  
 時春二三月間遊人如織及其卒未及數月花木一  
 空廢弛之速未有若此者自後其地吳氏之園曰竹  
 莊蓋元有池陂數十畝天然若湖瑩之嘗買得水殿  
 圖據圖位置構亭水心瀟灑莫比譁訐之徒欲闢諸  
 官亟塑三教像于中易曰三教堂入不可得而入矣  
 瑩之卒荐遭兵燹今無一存者福山橫澤下砂皆無  
 有久矣可勝嘆哉

吳江長橋

吳江長橋七十二間作橋者僧從雅師立總其役崇敬

率眾以給其費居士姚行獨任勞以終事經始於泰  
 定乙丑二月期年而成後九年州守的斤海牙作鉅  
 閣奉觀音像于上







